

## 种在水里的菜地

张宁

我读小学的时候,父亲调到了乡中学,我们一大家子也跟了去。

乡中学离乡下的家有二十几里路,回家一趟很不容易。山和田就租给了李叔,菜地也打包送给了他。中学里的老师大部分来自附近,家里都有菜地,外地来的年轻老师都吃食堂。可我家吃不起,一家五口就父亲一个人上班,粮食和菜都只能靠卖,如果能有一块地种菜,那该多好啊。

每天放学了,父亲就骑着车在附近村子里到处转,想找到一块闲置的空地。农村人都勤快,哪有把地闲着的,他转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结果。那天,他又转了一圈回来,开心地对母亲说,我找到种菜的地方了。

父亲看中的地方是河边。学校就建在河边,这条河很宽,但是水量不多,水流缓慢。不知道为什么,河里的水一年比一年少,于是河边裸露出狭长干涸的河床,父亲决定就在那里开辟菜地。

要把这块满是鹅卵石的地整理出来,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父亲只有放学才有时间,有时候还要上晚自习。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,也没有精力和时间。于是他一放学就去河边整理土地,往往要到天黑透才回来。“不用这么赶,这一季就迟一季”,母亲心疼第二天一大早还要上课的父亲,总是劝他。父亲却笑嘻嘻地说:“不累,我早点理早点种。他劝过了,这里很多年水库没放水了,这些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小。这块地好,河就在边上,以后天热了浇菜方便。现在种下去,到冬天蔬菜就不用买了。”

父亲性子急,常常在河边忙得忘记吃晚饭,母亲就叫我拿几个馒头去给他。我端着馒头,跑过公路,爬下高高的土坎去找他。河边长期没人打理,野草长得老高,它们的叶子刮得脸生疼。父亲有时候在草丛中用镰刀割草,有时候弯腰挖密密麻麻的石子,我望着这杂草丛生的石子地,再看看满脸汗水,手上被草割得伤痕累累的父亲,感觉他真像刚学的那篇古文里的愚公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到了秋天,父亲真的平整了一块菜地出来,他兴冲冲地买了很多菜籽,让我跟着他一起去播种。父亲的菜地跟别人家的不一样,人家都是正正方方的一块,他是依着河势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肥肥的大蚯蚓。父亲种菜与众不同,人家一种菜一块地,他把土豆、花生、萝卜种在菜地最外面,把小油菜、菠菜、香菜这些撒里面,一块不大的地种好多样菜。

菜地初开垦,土壤油腻,几阵秋风一吹,翠绿色的大葱很努力地长,没几天就到我小腿了。萝卜也早早探出了小半个身子,白嫩嫩的,一看就觉得甜。空心菜爬得到处都是,我赶紧掰掉就老了……

可是大水还是来了,听说秋季太干,需要开闸补给下游。水来得快,当父亲拎着蛇皮袋,跌跌撞撞跑到菜地的时候,水已经漫过了地的最外面。父亲赶紧把土豆这些装在袋子里,水越涨越高,等母亲带着我们赶到土坎上时,我们看见宽阔的河面上,独自站着瘦小的父亲,水没过了他的大腿,他奋力地把一个萝卜放进袋子里。“爸爸,快回来!”我们都急得大叫起来,他冲我们挥挥手,继续干着。

水及腰的时候,父亲抱着岸上满满一蛇皮袋的菜爬上了土坎,他浑身都湿透了,这深秋的河水已经有了寒意,他咳个不停,但很开心,笑眯眼地对我们说:“看,爸爸老早想好了,把可以提早收的菜种最靠近河边的地方了!”父亲种菜和他做事一样,想得长远且周到。那天母亲煮了父亲抢回来的花生,有些还很嫩,咬下去一壳水,但我们仍然觉得很美味。

一晃四十年就过去了,父母亲仍然住在河边的房子里。那里不仅是他们生活的港湾,更是对过往辛勤与坚持的一份执着。父亲的菜地,不仅仅是一块提供食物的土地,更是家族记忆与传承的象征。在这四十年间,大水仍然无数次淹没过父亲的菜地,但他这块种在水里的菜地,直到今日,仍然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四季的各种蔬菜。



澎溪河穿越澎溪洞(资料图)

黄杨山南面澎溪一隅(资料图)

# 澎溪 今人旧事都出名

黄春平

## 地名记忆

开车从炎帝陵起步,沿着S205省道一路南行约4公里,视野突然被大山阻隔。这座大山,就是黄杨山,康熙四十九年(1710)任郢县教谕的彭之巽编撰的《炎陵初志》里,黄杨山被描述为“两峰相对如幢盖,状若列旌,拱卫至尊(注:指炎帝)者然”。以黄杨山为界,北面地域是俯瞰帝陵的星火村,南面下行则是远近闻名的鹿原镇澎溪村。

澎溪河从人居最为集中的澎溪洞穿境而过,汇聚了上游船形乡、水口镇多个村庄、数条小溪的山水。在这里,突然间“澎涨”出了一条大溪,之后与大河斜滩水深情相拥,成为沅水支流。作为地名,澎溪、澎溪洞之谓也就是因此而来。走进澎溪,这里地有故事,处处有精彩。

## 鲁坑,全国复式教学实验地

鲁坑也称鲁坑壑,分上鲁坑和下鲁坑,位于澎溪芭蕉壑,是澎溪两个自然村的统称。老辈人谈及鲁坑名字的由来,都是津津乐道:之前是叫“鲁康”,先辈们尊崇圣人孔子,孔子出生鲁国,为祈福后代发达,人才辈出,健康康康,因此名之“鲁康”。到了1960年代,村民们觉得“鲁康”名不副实,这里不仅交通不便,经济落后,道路也是坑坑洼洼,就更名为鲁坑并沿用至今。

马安健的到来,让名不见经传的鲁坑名声远播。1962年9月,马安健被调到鲁坑小学任教。当时,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,4个年级、54名学生。学校全部家当除了破烂不堪的校舍,就是一张3.68元的旧教科书存书移交单、一叠学生欠学费和一群失学在家的学生。

“鲁坑壑,鲁坑壑,十条汉子九条穷,有女莫嫁鲁坑壑。”这是当时流传的民谣。马安健调入鲁坑任教时,这里85%的农户是超支户,虽然学校就在农门口,但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却进不了学校的门槛,五六岁的小孩就要带弟妹、扯猪草喂猪,承担家务活。

面对窘境,马安健提出并实行半开放式办学,允许学生迟到或早退,完成家务活后再来学校上课。同时,他还带领学生勤工俭学,连续25年实行免费上学,免费发放书包、文具和衣帽鞋袜等学习生活用品。马安健的辛劳和付出,既解决了学生上学的后顾之忧,又提高了学生上学的积极性,学校入学率、巩固率、合格率年年达到100%。

在炎陵,不少教学点甚至村小都是一校(点)一人,一名教师要面对多个年级班,只能“包打包唱”,复式教学是大势所趋。为探索复式教学理论与实践,马安健利用寒暑假自费到多个省市查找资料、观看教学、拜师取经。经过不懈探索,马安健掌握了复式教学“动”“静”搭配规律,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。

之后,他改革传统的“满堂灌”“复式单教法”,创立了

“短步教学法”和“复式课堂四步教学法”,研制了35种350件教具运用于教学,使复式课堂教学走向了规范化、科学化,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得到全面提高。

作为鲁坑小学的“掌门人”,马安健以优异教学成果而享誉全国,被誉为“罗霄山脉复式教学首席专家”,由马安健领衔的“复式教学综合教育与社区建设”等课题,被列为国家“九五”发展农村教育重点研究课题,鲁坑小学被授牌为“全国复式教学实验学校”,马安健先后荣膺全国劳动模范、首届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等荣誉。

## 马家,考出炎陵“马家军”

马家,是澎溪的一个小村庄。马家组在澎溪洞的西边,左边有谭家组,右边是潘家组。三大姓氏居住在澎溪河的左岸,界址明显,建房起屋,互不越线。

《马氏家谱》载: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(1544),炎陵马氏先祖马应龙来到澎溪开创基业。马应龙以种地和养鸭仔为业,他时常挑着一担小鸭仔,从安仁出发,经豪山,越东风,下到炎陵各地农村卖鸭仔,对一时手里掏不出钱的农户,先免费送给他们饲养,来年再来收鸭仔钱。某年的一天,他来到了还是原始森林的澎溪洞,天快黑了,整个洞里不见灯光和人烟,到处是虎豹等野兽的吼叫声,可怕极了。他果断决定,把这担小鸭仔在河里,赶紧往回走,以确保自身安全。

次年初夏时节,马应龙又挑了一担小鸭来到澎溪洞,奇迹出现了,呈现在他面前的澎溪洞,河里、岸边、沼泽地和树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鸭子,他高兴极了,连声说:这是一个好地方!返回安仁,他随即举家来到澎溪洞砌房屋,垦田土,谋发展。他当年种下的两棵珍贵的皂角树和樟树,至今还耸立在马家祖屋地基上,真正应验了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”之说。

现在,马氏在澎溪洞繁衍到了第23代,常住人口150人左右,但马家人会读书,出人才,在炎陵有高考“马家军”之誉,几乎家家户户有大学生。或许是受马安健的影响,恢复高考后马家考出了本科生近30人,已有硕士7人、博士4人,其中6人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。现在,澎溪马家人在国内既有金融、科技领域的专家教授,也有教育界的校长名师。2010年,炎陵县委、县政府为马安健一家授匾“教育世家”。

马氏后辈人才济济,都说是马家老祠堂风水好。马氏宗祠坐南朝北,与炎帝陵遥遥相望,澎溪河顺着东边山脉脚下,从南向北流到澎溪洞,再向西拐了一个情深似海的回头弯,把福气送到马氏宗祠里,然后缓缓向西流去与斜滩水汇合。

1975年,马家祠堂在“破

## 旧事

### 晒谷往事

谭光辉

生产队仓库前面是一个三四亩大小的晒坪。

在水泥还被称作“洋泥”的年代,晒坪由祖先发明的三合土夯筑而成。晒坪东边是一条高高的石岸;南边是两间老育秧室;西边是一口池塘,池塘边有一排木槿树,一株歪脖子桑树,还有几株羊角筋(没有刺的竹)。

生产队晒油菜籽、豆子、茶籽、棉花,都在这个大晒坪完成。而晒得最多的还是夏秋时节的谷子。

生产队平时出工按平分:只要参加了劳动,不论贡献大小,一律按底分计酬。春插“双抢”秋收时出工论定额:赶农时,“三班倒”,多劳多得。

“双抢”秋收时节,生产队成立了由年老体弱者及待产孕妇组成的晒谷组。

烈日当空,蝉声阵阵。金黄的稻田里,亮闪闪的镰刀所到之处,是一片片割倒的稻子;轰隆隆的打米机经过之处,是一担担散发着清香的谷子。

稻田里正热火朝天,晒坪上人们也没闲着。人手一把大竹扫帚,正清理着晒坪上的杂物,随时迎接即将到来的谷子。

早上收工时,第一拨谷子来了。过秤、记码……一阵热闹过后,晒坪上出现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谷堆。

负责晒谷的几个人用晒谷把子把一个个谷堆摊开推平,尽量让每一粒谷子接受烈日的炙烤。

早餐后,晒谷的几个人开始用大竹扫帚掸扫衣。扫帚扫过,谷子里那些长长短短的禾秆不见了,只留下一粒粒金色的谷子。

这一波操作后,第二拨谷子到来前,几个人还要用把子翻一遍谷子。把子所到之处,留下一层一层波浪。

从筏子上下下来的人经过晒谷场时,正是鸢山寨石料场放炮的时候,也是上午劳作中场休息的时候。人们纷纷利用这二十分钟时间回家蒸个饭或奶孩子,顺便把打下的谷子送到晒坪。这时,从长丘岸上走来了这么一群人:草帽下是一张张晒得通红的脸,裹在身上的完全是汗湿且留有汗渍泥渍的衣服,肩膀上是一根根颤悠悠的扁担,扁担两头是沉甸甸的谷子……

摊开、推平、掸扫衣、翻晒……几个人顶着烈日重复着这几个简单的动作。

第一拨、第二拨、第三拨……

晒谷怕鸟怕鸡最怕雷雨。有时午休时分,天突然变黑,电光闪闪,乌云滚滚。“落雨了!”“收谷啦!”雨情就是命令!队长的一声哨子从屋上吹到屋下又从屋上吹到屋上。人们纷纷从餐桌上、猪圈旁、睡梦中赶到晒坪,不分男女老幼,操起家伙就开干。扫的扫、推的推、装的装、挑的挑,实在来不及的话,几个人拉块薄膜盖上。人多力量大,有时刚收完谷子,雨就来了,望着雨点在晒坪溅起水花,滞留在仓库屋檐下的几位赤脚老农悠闲地吸着喇叭筒。有时,雨来得太急,望着被雨水冲走的宝贝,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惋惜。

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”两天的暴晒,谷子基本可以过磅进仓了。

下午三四点,晒谷组开始用收谷神器——“推板”收谷了。“推板”状如梯形,上面有扶手,正面左右下角配有可穿棕绳的拉环。操作时,一人在后推一人在前拉,省时省力效率高。几个人先用推板再用大扫把把谷子聚成一堆一堆,然后三人一组车谷上仓。一架风车三个人,装斗装箩摇风车,各司其职。摇风车是个技术活,要求力度适中。使用蛮力不行,好谷子都会飞出去;力度小了,秕谷、空壳不能得到有效分离。

夕阳在山,那歪脖子桑树、木槿树、羊角筋的影子在慢慢拉长,晒坪中央,几架老式风车正在欢快地唱歌;晒坪上空,可爱的蜻蜓和多情的燕子正在歌声中舞蹈;晒坪一角,几个小孩正围在燃烧稻秆的火堆旁争抢着爆米花。